

星期天夜光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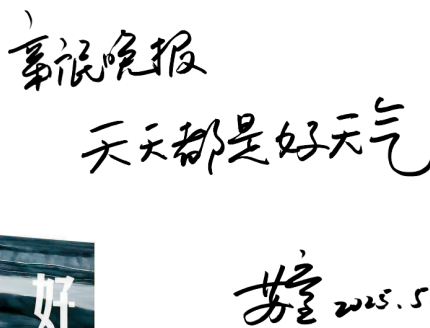
苏童不“先锋”，仍“少年”

◆ 孙衍



■ 苏童近影

苏童26岁时发表小说《妻妾成群》，被张艺谋拍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蜚声海内外，4K扫描修复版曾于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了亚洲首映。对于文学影视化改编热潮，他说“水都会交汇，但又井水不犯河水”，他坚持文学写作的初心。这位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双奖得主今年62岁，近期他推出了自己的全新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。



■ 苏童为新民晚报题词



时代风云文学原乡

自《黄雀记》获茅盾文学奖后，苏童鲜有作品出版，更多的是作品再版和经典作品结集出版。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全新长篇《咸水塘史》的创作中。从20万字到80万字，紧接着，又写到100万字，直到2024年年末，他又将100万字砍到47万字。一晃就是11年，11年里，《咸水塘史》一点点垒高，一点点溢满，然后又沉降下去。他说，他砍掉最多的是另一个咸水塘的故事。“原来，我要写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咸水塘，书中失踪的孩子成长的地方。但后来觉得太冗长了，所以又拉回来，只讲南方这个咸水塘两岸的事。”

2025年春节前夕，《咸水塘史》完稿，名字变成了《好天气》。苏童说，好些朋友反映“咸水塘史”这个书名太宏大太沉重，曾经想过用书中篇名《白天气》，美国作家德里罗有一部作品叫《白噪音》就挺好的，但后来想又觉得不够，不能概括整本书。直到有个学生提到《好天气》这个书名，突然就觉得很好，是一个有好兆头的书名，“不管天气好坏，我们都随身携带一本《好天气》”。

《好天气》讲的是两个同龄孩子的故事，通过两个同名母亲展开。咸水塘东岸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优越，但毫无心计，经常跑到塘西玩，恰好塘西的同龄孩子丢了，塘西的妈妈便以为孩子回来了，于是闹剧频出。最后，孩子找回来了，所有人都不确定是不是当年走失的孩子，但既然回来了，就是阖家团圆了。时来运转，塘西这户人家迎来了新机遇，不仅贸易走向海外，还创办了公司。而塘东这边的同龄孩子则成为塘西人家的司机。

二十余年的跨度，《好天气》像一部史诗，记录了从古典传统的20世纪70年代到外资进驻的90年代，涵盖了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的蛛丝马迹，充满了年代感。书中城乡接合部的水泥厂、炭黑厂、硫酸厂等导致了白天气、黑天气、酸天气等，从而引发人们身体上各种奇怪的病症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人们对环境环保的意识增强，城乡接合部也迎来巨变，最终，人们都迎来了好天气。用米兰·昆德拉的话说就是，作品是在抒情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次苏童又将他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进行了无缝植入，书中写到“我”的母亲在遭遇咸水塘的各种糟糕天气之后，去香椿树街看中医，这才发现离咸水塘不过八百米的香椿树街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是真正的好天气。

作者手记

“文学的仆人”

苏童曾经说：我只不过是文学的一位忠实仆人。《好天气》交稿后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们不用紧张，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。他用毛笔手绘了一张《咸水塘地图》，他说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有了这张图，我们可以窥见香椿树街不远的景象，以及这里发生的怪诞往事。

为了赶制周边，我们的文创团队说要是苏童老师画插画了，于是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连夜绘制了几幅插画，有向日葵，有白蝴蝶，都是书中的意象。又画了几张苏童老师的肖像，总觉得不满意，人像是最难画的啊。最终，一张面带笑容的速写出来了，和其他几张表情凝重的相比，这张轻松活泼，少年感满满。画完有些忐忑，连夜发给苏童老师，没想到很快就收到点赞的反馈。

夜晚，花香馥郁。想起自己看完《好天气》后脑海里涌现出的一句话：人生风风雨雨，总会迎来好天气。

1

少年视角故乡叙事

苏童是公认的“短篇之王”，《西瓜船》《拾婴记》《白雪猪头》等堪比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；中篇《妻妾成群》，长篇《河岸》《黄雀记》等同样声名远播。

许多年前，苏童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文集《少年血》，封面上他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，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。”少年情结是苏童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，稚朴、向往、迷恋，少年的血在血管里不安分地流淌着，所有这些都不不同凡响地构筑了苏童小说中的人文景观。

苏童自1984年发表《桑园留念》以来，便运用少年视角这一叙事策略，持续了几十年的创作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少年视角观察世界的方式。

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，四十年之后，苏童仍对文学抱有野心和欲望，他一直在尝试突破，但早已经不在“先锋”的赛道上驰骋，昨日的冠冕已经随风而去。早期以短篇为主，年少成名，锋芒毕露，他称之为青春期，《桑园留念》《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》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奠定了他先锋文学作家代表地位；中期长中短篇兼顾，他称之为中年期，虽然那时还很年轻，却诞生了《妻妾成群》《米》这样的经典之作；后期减少产量，主要写长篇。《好天气》更是历时11年创作完稿，从100万字删减到47万字，才完成发表和出版的过程。

《好天气》仍是以少年视角开启文学宇宙。开篇即是以少年“我”的祖母写起，到弟弟的出生，故事的大幕才真正开启。双雪涛说，余华和苏童都写过好多少少年视角的书，少年是半成品，半成年，他有一些趋势的东西，也有一些迷茫的东西，有一些想进入成人世界、快些进入成人世界的欲望。当你变成成人的时候，就发现成人是个特别奇怪的生物，成人世界有时候是个荒谬的所在。但是大家都安之若素，并且逐渐遗忘少年时的自己，似乎成年之前的生活只是个梦。

《少年血》《城北地带》里爱游泳的达生、有视网膜疾病的轩、骑滑轮车的猫头，还有小拐、红旗、舒工、舒农，直至全新长篇《好天气》里的邓朝阳、邓东升、萧好福、萧好莉，他们都是以少年口吻在描述这个世界，努力复活另一个自己，在文学的世界里再走一遭。

说起少年视角的由来，苏童说，我和余华从小的生活环境一样，都是街头少年，余华早期的作品，我读后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散发的氣息，这也是我和余华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。

2

儒雅绅士擅写女性

一株醒目的红枫，四周围着桃树、梨树、杨梅树、橙子树、枇杷树等，像一个私人的植物园。院子里遍植绣球花，如蓝色的无尽夏、粉色的夏洛特、多色的魔幻革命，再加上东洋杜鹃、海棠花、三角梅，每逢盛花季，整个院子繁花似锦。池塘里养了数十尾锦鲤，它们在清澈的碧波中轻盈游弋，所到之处，涟漪轻漾，仿佛是时光流转的痕迹。

苏童在不外出时，每天都要到院子里莳弄花草，浇花施肥，给锦鲤做水循环。他说，这个院子其实是后花园，比其他人家的大许多，紧贴着小区院墙，所以，能多种不少花花草草。“我现在在长年蜗居在自己的小楼里，读书、写作、朋友聚会，没有什么野心，只想过平静的生活。”

除了写小说，这几年苏童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号，还频繁上起了文学综艺节目。视频号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，是一段自我介绍：“很多人看完我的书，以为我是个女作家。”事实如此，现在很多年轻读者在没见过苏童本人之前，仍会有这样的错觉，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太深入人心了。《妻妾成群》里与世俗抗争的颂莲，《碧奴》里以孟姜女为原型的碧奴，《红粉》里的秋仪和小萼，《妇女生活》里的三代女人烟、芝、箫，这些女性有的艳若桃李，有的冷若冰霜，有的独立刚强，有的清纯明亮，她们在苏童的笔下生动而鲜活，难怪被称为“最了解女人、最擅长写女性的作家”。莫言也说，“苏童作品中对女性的把握，是天生的。他对女性情感的把握准确，是我望尘莫及的。”

而上文学综艺节目，让他不再躲在文字背后，而是直面读者，让所谓的神秘感消失，真正建立起与这个世界、与读者的联系。他并不讳言自己与外界的联系，而是积极主动伸出双手迎接新事物，“我觉得都是有效的，也是唯一神圣的。”

上综艺多了，直播节目做多了，他也会感到疲倦，在新书出来之前，他已经对上节目心生“畏惧”，但又架不住出版方和朋友的一再劝说，一次次退缩，一次次成行。他不是一个擅长拒绝的人，永远有着孩子般的纯真。他经常说余华是个超级大网红，有着巨大的流量，他和莫言还有余华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共事过，“每次余华接受采访都会提到我们，我们成了他身边的两个‘词语’”。而他不知道，成为超级大网红的余华被网友描绘成“潦草小狗”，他自己成了衣着精致的“雅痞绅士”。这样对比鲜明的两位作家，几十年来竟成了文坛的最佳拍档。



扫码看视频